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巧 四十九、頗有紫葡萄的異人

姜飛越聽口風越緊，對方雖拿不准自己敵友，所問的話卻不好答。聽口氣，沈鴻失蹤與之無關，一個話答不好便要動手為敵。憑自己本領雖還無妨，沈鴻不知去向到底討厭。方想設詞支吾，忽聽房上有人笑罵道：「憑你們這群賊羔子也配盤問人家，想要動手你們更是找死！難得娃兒家好說話，不與你一般見識，還不快滾！」

四賊聞言，怒火上撞，立有兩賊當先縱出。因對方立在正面房上，人看不見，本意縱到院中，回身看清敵人，再往房上縱去。姜飛聽出那人口音甚熟，心中一喜，另兩賊因見姜飛年輕，又無動手之意，心想自己人多，決難逃走，一時疏忽，不約而同也跟蹤往外趕去。

身才縱起，當頭兩人業已相繼倒地，後兩人收不住勢，方覺不妙，迎頭兩把沙土已自打到，頭上宛如中了一把鐵沙碎石，人雖未倒，卻受了傷，知道厲害，一聲呼哨，便往外院中逃去。

姜飛看出事已鬧大，群賊轉眼就來夾攻，心裡一橫，剛把長衣脫下，待要圍向腰間，忽聽大間裡面有人低喝：「姜飛還不快些走進，他們人多，你暗中雖有幫手，不會吃虧，這時還是聽我的話為妙，不要多事。沈鴻也在這裡，你來便可上路了！」

姜飛聽出長髯老人口音，心更驚喜，急匆匆剛往大間裡面趕進，隱聞嘶的一聲，眼前條地透出一片亮光，原來前見鐵牆業已整片下沉了六七尺長一段，上面並有燈光下照。現出半截人身，果是長髯老人，忙即飛身縱上。原來鐵板後面乃是一條通往地道的甬路，裡面房頂上懸著好幾盞燈光，到了上面，隨同老人縱落，發現左側還有一個大洞，正通室中地板之下，內裡機關甚多，地上臥倒兩人。

正要開口，老人已搖手止住，反手將旁邊牆上鐵柱一扳，鐵牆重又復原，只末了稍微一響便即停住。老人立帶姜飛順著甬路急馳，接連繞過兩處密室，由一地道穿穿，前面還有一座小鐵門，業已打開，穿將上去，乃是一間堆草的茅屋，掩蔽甚巧。

沈鴻帶了兩個包裹正掩在前面暗影之中，見面迎出，剛低呼得一聲「二弟」，老人便說：「這裡不是講話之所，你那背後兩人已快和他們動手。我那該死的徒弟本已被我引走，偏又自尋死路，中途折轉，雖因有我暗中化解，不致便送性命，事情到底難料，我又不好意思出面。」

「你二人一走，這兩位朋友看了我那封信便可無事了，並非我老頭子護短，留下他兩兄妹將來決非無用。他們雖然身在綠林，性情強暴，並未傷過好人，何苦趕盡殺絕呢？」

姜飛聽出對方暗護賊黨，江邊所遇前輩高人業已尋來，照過江時所聽口氣，分明想由自己出面殺賊除害，如被引開，將來見面豈不怪罪？憑二人的本領，盜魁兄妹必打得過，何況還有師執前輩相助，事出意料，心方不以為然。忽見沈鴻一面隨同飛馳，一面湊將過來，暗中拉了一把，似恐答話疏忽，想打招呼。

忽然瞥見月光照處，老人身材高起了半尺，左耳本是一絡鬚鬚遮沒，迎面山風一吹，彷彿現出一叢黑點，立時醒悟，老人也似警覺，回頭笑答：「我要不知你們是王老先生的徒弟，一心一意想要和我相見，也不討這人情了。烏氏兄妹非但是我徒孫，並還沾親。」

「他二人身世慘痛，迫於無奈做此行業。雖然人大強橫，我一出面立可感化，不過現在還不曾到時候。你身後尾隨的人一位姓樊、一位姓簡，和王老先生同輩，意欲借手你們殺他兄妹，就便使你二人增加閱歷。你兩弟兄如肯賣我情面，將來無論何事，只用著我老頭子，決無推辭，你看如何？」

姜飛知道這便是那耳有紫葡萄的異人，因在月光之下看不出顏色，好生驚喜，忙答：「弟子怎敢不遵，何況樊、簡二位太師叔從未見過，事前又未對我咀言，只命由黃鬆嶺走過，沿途留意江豬，別的均不曉得，就是將來見面也有話說。」

老人聞言忽然立定尋思，朝來路看了看，笑道：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，這兩個老厭物我真鬥他不過，為了昔年一句戲言，我已決計不再管人間事，不料還是上了他們的當。不過你二人也被蒙在鼓裡，只管從容起身，由此直達荊門，十九可以無事。」

「本來想叫你們回去，明早再走，但是內中還有為難。好在你們年輕力壯，明日補睡也是一樣。我必須要趕回去，和兩個老厭物交代幾句，你們各自上路吧！」

沈鴻和老人先見面好些時，已知底細，忙答：「老前輩請便，後輩改日再請賜教吧！」

老人笑說：「你這兩個少年人實在可愛，也許相見不遠，我去了！」說罷轉身走去。

二人回顧，老人這一起身，人又矮下半尺以上，上身不動，山風吹衣，月華如水，前面長髯業已放落，看去神態從容，並不甚快，一算途程，晃眼已是老遠。正覺驚奇，微聞大笑之聲遠遠傳來，定睛一看，就這一會老人業已走到來路山鎮旁邊土崖之上。

忽然多出兩人將其迎往，正在說笑。另一面鎮後也趕出十來個，多半拿有火把，料知三老業已相見，姜飛提議回身前往拜見，剛一停步，忽又聽來路那面有人急呼：「你們快走！」二人不敢怠慢，只得遙應了一聲，便往前途趕去。

姜飛路上訊問，才知耳有紫葡萄的老人名叫東生，和王鹿子同輩，並還相處多年。盜魁鐵臂江豬烏雲蛟和妹子四眼龍女烏金玉乃老人外孫，又是老人徒孫，生在山中農耕人家，因受惡人侵害，父母雙亡，落得乞討為生，年紀也只十二三歲，後被老人已故的大弟子鐵臂八拿徐恭救去，學成一身本領和本門的鐵臂功：來到黃鬆嶺招納亡命，落草為寇。

因其人尚正派，從不傷害本分商民，以前形跡尤為隱秘，所用信號隨時改變，因此連桑老人那樣老江湖都不知他根底。直到近數月來連傷了幾個強賊，又被君山吳鼻知道，連軟帶硬費了兩三年的心思，勾結成了一黨，方始威名越傳越遠。紫葡萄先是不曾過問，後見烏氏兄妹迫於無奈，竟與吳鼻通了聲氣，正要趕往警告，無意之中得知王鹿子所收兩個記名弟子要往荊門山中送信。

對方也是他的老友，兩小弟兄先在白蓮磴人也見過，王鹿子因覺自己脾氣古怪，不曾明托照應，但已意在言外。本想假裝糊塗，看事而行，及至查探明瞭烏氏兄妹的虛實，正打算用什方法使這兩兄妹改邪歸正，中途聽說桑氏祖孫鐵臂行舟、大門群賊之事，知道吳鼻叔姪勢力強盛，桑老人早晚非吃大虧不可，不由激動昔年義俠之性。

正要趕去暗中相助，又遇一人，問出沈、姜二人也在船上，人已跟蹤趕往龍眼崖。尋到一看，恰巧二人正在練武，共只兩三月之別，竟有這樣成就，越看越愛，便在暗中跟了下去。

忽然發現樊、簡二老俠和守船伙計開玩笑，不知對方故意這等做作，隱伏在旁暗中偷聽，聽出要命兩小兄弟尋他外孫晦氣，於是連夜過江，先搶到前面，將烏雲蛟設法引開，再迎上去，先想把沈、姜二人引往無人之處加以勸告，不令伸手，底下的事由他一人承當，無意中看出樊、簡二老俠也在暗中尾隨。

心想，烏雲蛟已走，索性讓二人去住店中投宿，舒服一夜，明早再與相見，就便還可窺探樊、簡、老俠是否故意取笑，別有用心。後來發現烏雲蛟已被對方引了回來，當夜非動手不可！店中賊黨更是無知，沈、姜二人又在室中搜索，這才變計，想將二人引開，只要雙方不曾破臉動手便可無事。

心雖有些生疑，因事緊急，樊、簡二俠現在村口痛飲，一到便要生事，忙即現身招手，先將沈鴻引開，到了無人之處匆匆告以前事。沈鴻知他師父好友，當然答應。東生將事辦完回到地穴，剛將人點到，便由暗洞之中望見賊黨來向姜飛盤問，房頂上面有人發話，賊黨也被打倒，不知那是二老俠的手法，以為對方真個聽了傳言，發生誤會，認定烏氏兄妹窮凶極惡，要下殺手，忙將姜飛引開，使與沈鴻會合上路，使對方無所借口便好得多。

就這樣仍覺以二老俠的為人不應如此小題大做，打算相機行事，回去先不露面、直到把沈鴻引出，問完經過，回憶前情，方始

醒悟，受了對方作弄，實在是想自己暗助沈、姜二人成功，就便將這兩個外孫管教過來，並非真要為敵。雖然上當，此舉卻是兩全其美。何況這兩小弟兄又是好友門下，人更可愛，話已出口，不能不算，只得一口答應而去。

姜飛聽完經過，仔細一想，也恍然大悟，二人沒想到事情這樣容易。聽束生口氣，前途已無險阻，連尤大椿也無須再往求見，心中一喜，也就忘了疲倦，連夜飛馳，一口氣趕到烏龍寨，天還未亮。正在林中隱僻之處取出於糧要吃，忽見前面來了一伙手持火把的壯士，知是烏氏兄妹的手下，未容開口，內一頭目已迎上前來，以禮相見，將二人強行接往大寨之中，待若上賓，並請安息。

說寨主兄妹少時許要趕來，請在這裡住上半日，以便一敘，免得長途勞頓。二人黨著一路行來未怎停歇，這快腳程，對方怎會得知？細一探詢，才知烏氏兄妹消息靈通，並有各種傳遞信號的方法。在二人到前，寨中便接到消息，只有生人經過，便須接往寨中，禮待挽留。

這樣難走的山路，夜間又向無人行走，非但本寨，連另一條山路也都派人趕去，所以一望即知。二人知己無事，走了一夜，前途反正也要投居安眠，轉不如在當地方便得多。滿擬睡醒起身，主人必已趕到，中午醒來，還是那個接客的頭目，辦了一桌盛宴款待二人。

笑說：「寨主本定趕回，方才命人趕來送信，說奉兩位老前輩之命，要往湘江有事，不及相見，請二位多多原諒！」二人自然極口謙謝，吃完告辭起身。

行時，主人拿出一塊三角形的白布，中間繡著一個黑豬頭，大尺寸許，代二人縫在包袱之上，笑說：「二位尊客的本領方才業已得知，有此信物到底要少許多口舌，只在川湘境內均有用處。」二人大喜謝諾。

果然由此起身，連經許多地方，始終無事發生。偶然遇見幾個形跡可疑的人物，只一看見江豬符號立即退去，面上並有驚異之容，也無什人探詢蹤跡。過了樂鄉關彷彿用處更大，非但無人麻煩，並還常有照應，到處有人討好。只一看見便搶打招呼，後來還是沈鴻嫌煩，將其遮蔽，路上無人作梗盤問，或是走到山深林密形勢險惡之區不取出來，這才好了許多。

一路曉行夜宿，兼程而進，沒有幾天便繞到荊門山中。天已昏黑，取出書信外面附的一張紙條，打開一看，所尋兩人均住在荊門山萬山深處一個峰腳山村之中。一位姓何，年輩最高，人都稱他真吾老人。另外兩老一名丙炤，一名丙烈，老弟兄二人如何真吾多年至交，隱居山中已三四十餘年，外人早就當他不在人間。

三老也不願人知道，看見年荒世亂，自率家人同在山中以耕獵漁樵度日，終年難得一次見到外人。偶有個把前往拜訪的，也都是丙二老子孫的朋友。沈、姜二人未到以前，本已知道對方姓名和大概來歷，因奉師命，信外所包紙條必須到荊門山中方許開看，尚還不知詳情。

一見紙條所寫只是三老來歷為人，以及家中人數多少、和師門的交情，並未提到此行用意。心想，師父對這一封書信口氣看得十分重要，這三位老人家既是師父有交情的好友，丙烈之子丙威又是董天保的師叔，本領之高不言可知。自己臥薪嚐膽，立志苦練，專為報仇除害，走前各位師長那麼慎重，好容易才許下山，照理應該直達岳州，卻令繞道，先來荊門山中送信，再行起身。

各位師長雖然隱居武當，常時仍要出山行道，往來江湖，各地朋友甚多，帶信方便，尤其新拜恩師王老前輩更是一年只有三四個月留在山裡，據說一兩年不歸是常事，以前蹤跡都在川湘中原諸省，荊門山又是常來之地，如非事情關係重大，決不會為了一封平常的信命我二人千百忙中多此跋涉，料定所說均在信裡，到時自知。便照紙條上開明的道路往山中走去。

前段山徑雄奇險峻，好些均無道路可通，必須上下繞越才能過去。但有不少山村，人家不多，三五家聚在一處，最多的也只十餘家，生活雖極樸素，衣食卻是無憂，個個強健耐勞，多半種著一些山田，另外再就山中出產度日，聽那口氣都是無慮無憂，自然安樂，為沿途從未見到的景象。

對人尤為誠厚，先未露出來意，後在一處小村中坐吃乾糧。

無意中談起要往後山老人村尋人的活，被旁立送開水的村人聽去，立轉喜容，先問二人「去往村中尋誰？」「什麼來意？」「你們年輕甚輕，怎與三位老太公相識？」

二人看出山中上一聽談起三老喜動眼色，又見山裡人生活這樣安定，必與這班老少英俠有關，否則年景這樣荒亂，就因山高路險，江流猛急，差役不來騷擾，似此深險山區正是窩藏歹人之地，無論窩藏囤糧、嘯聚徒眾、攔截水路要道也均極好所在，怎會到處人們往來力作，意態從容，夜不閉戶，雞犬無驚，風俗也極淳美？一路走來難得見到，分明無形中受到三老好處。

有這幾位老少英俠在此隱居，外來盜賊無法立足，所以全能安居樂業。一聽往老人村尋人，便自高興起來，比起來路幾處對待生人雖頗和善，有的面上均帶驚疑之容，卻又不曾仔細盤問，暗中窺探，彷彿來者雖是歹人也不在他心上神氣。幾面一想，忽然醒悟，便與明言，說所尋的正是三老本人。這時左近村人聽先問話同伴招呼都圍了過來，先當二人所尋乃是三老後輩，聞言朝著二人上下打量，似覺來客年輕，多半面帶驚奇、不大相信之容。

內中一人從旁插口，又仔細問了一次，笑說：「二位尊客年紀甚輕，三位老太公從來不曾出山，本山於山萬壑，上下迴環，這裡去往壽星坪老人村乃是必由之路，如有外人來此，我們必先知道，歹人來此只有送死。如是這兩家的親友，向例不用我們引路招呼。平日不大出山，又不會什禮節，如有什事發生，也用不著我們動手，一向聽其自然，不加過問。」

「來客又只有有限幾個熟臉，難得見到一個生人，就有，一個來回之後也都認得。像你們這樣少年人，不怕見怪，便丙老太公孫子的朋友也沒有這小年紀，偏說拜望的是這三位老人家，我們實在不解。我看你們也極本分，相信決非歹人，並非你們年輕便不應該求見，也許你們是三位老太公的後輩，原可說得過去，只是三位老太公住處十分高寒，又不可在家中居住。」

「他那飛猿峰雖然近在村後，常人決難上下。休說外人見他不到，便他子孫也有限兩人能夠上去。三位老人家年高有德，那大歲數，平日只在峰頂石室之中隱居讀書，久已不肯過問世事，有人尋他，不論事情多麼緊要，至多驚動丙二先生弟兄兩個和他一位未出門的妹子，我們叫她丙四老姑的，來人已是極深交情，莫大面子，差一點的事都是那幾位男女孫兒小相公們代辦了去。」

「大太公是孤老，所生大先生已早去世，生前並未娶妻，方才所說都是二老太公的兒孫後輩，還有兩個小徒孫也住在他那裡。說起來雖是後輩，無論年歲也都不在小處，不過他們醫道都好，連我們這一帶山裡人全數沾光，人都長壽，他們只看去越發年輕罷了。」

「壽星坪老人材的地名便因三老和那些同住的村人全是長壽，終年沒有疾病，才喊將出來。當地原是亂山中的一片平地，石多上少，開荒不易。自從三老來此隱居，愛上那裡風景，全家動手，方始開發出來，好些還是石田。他們到前，我們山裡人的生活極苦，山中虎狼甚多，還有山賊水寇往來盤踞。」

「我們雖不值他一搶，卻要荒了田畝，被迫代他做事，苦不堪言。全仗兒位相公姑娘代我們將賊除去，常教我們打獵，不消一兩年工夫，先是歹人絕跡，從此無人再來。山那面沿江一帶雖有兩處賊巢，相隔既遠，也未來過。我們靠他的福能夠安居耕種，加上樵彩打獵所得足能生活。」

「只一發現由西南山中竄過來的猛獸惡物，不必我們動手，他已代你除去，真個好到極點。他那地方卻是難找，前些年聽一來客談起，說三位老人家輩分最高，你們去只管去，莫要失禮，雖然三老太公不會怪你，也見他不到。內中一位小相公年紀最輕，是他曾孫，有些性急，說錯了話，再要來路不對，你人見不到，還要被他說上一頓，甚而吃點小苦頭，那才冤枉呢！」

沈、姜二人見那人嘴碎嘮叨，說之不已，人家好意，不便拒絕，只得諾諾連聲，謝了指教。問明路程，與紙條十九相同，只未提到飛猿峰地名和三老不肯見人的話。心想，這裡人均感三老好處，彼此之間常有來往，所說想必不差，越發加了小心。

正恐三老高居峰頂，不易見到，忽見一個少年樵夫跑來，見面便問貴姓，二人一說，樵夫喜道：「果然是你兩人，三老太公本來難得回家，因他那裡山勢險阻，就是久住本山的人往返也要不少時候。為了我家有人生病，以前所給的藥恰巧用完，昨夜前往討

藥，今早剛把藥討到手，內中一位小孫相公忽對我說，三老太公今早業已回家，並說昨夜得信，有兩少年人來訪，一位姓沈，一位姓姜。

「小相公名叫丙容，因在山中久居氣悶，悄悄對我說，三位老太公這次要在家中多住兩日，方始回往峰頂。他急於要和來客相見，談上一會，再由他代為通報，包能見到。只是他上月出山管了一點閒事，三先生怪他闖禍，本要責罰，多虧四老姑講情，雖未受責，但在半年之內不奉尊長之命不許離村遠出，就是打獵也不許到前山一帶走動。

「這位小爺天性好動，如何能耐？另外還有點事，也想和來客商量，特意命我轉告。他在小石樑相待，那是去往壽星坪必由之路，當中橫著一條山溝，上有石樑，旁邊石多上少，無什樹木，只石縫中彎彎曲曲生著兩株古松，極容易認。萬一去時人已離開，必被大人喊走，隔不多時仍要回轉，等在那裡自會尋來。

「你們如肯照他所說在樹下等候，先見一面，再由他去通報，登門求見，非但三老太公必能見到，並且以後無論何事他均明暗相助，只有用他之處決不推辭！說完催我快走。往回走不多遠，他又從後趕來，說來人已在路上，照說今日必到，但是目前到處是賊，你兩人又在途中樹敵結怨，加以初來，人地生疏，事情難料，稍生枝節，或是途中耽擱繞遠便要遲到。

「因恐祖父尊長見怪，話未聽明，不敢過問，他已拿定主意守在那裡。如見來客，不論何時均要催他起身。並說你們輕功甚好，可以翻山過去，要近得多，無須和我們一樣繞走路路。惟恐初來不知，並還教我如何走法。

「我先想這位小相公人雖極好，最喜淘氣多事，花樣甚多，因其愛打不平，常時借故出山去和歹人為難，多半拿我們做題目，或是指點方法，叫我們代他去說去做，他卻乘機溜走，這類事業已不止一次。他家長輩大人雖然不怪我們，三先生他們上月卻曾命人帶話，不要受他利用。

「途中想起，三老太公剛剛下山回家，近三月來又無外客來訪，你們到此怎會得知，連日期都說了出來。這位小爺行蹤飄忽，令人莫測，照例虛虛實實，不到事情發生誰也猜不出他的心意，以為又鬧什麼故事，心雖生厭。一則他人熱心，常為我們出力，走時又答應了他，不能不算，匆匆到家，把藥交與病人，便照所說尋事，果然一點不差。

「你們初來，路不好走，繞路前去要遠兩倍不止，照他所說走法上下翻越更是艱險，我也無法引路送去。前面這四里來長一段山路我卻可以陪你們同去，你們如其真能和這位小爺一樣好的輕功，隨便可以攀援縱躍的話，此時天剛過午，日色偏西還未落山以前准可趕到，也許還快一點，至多到得稍遲，趕上他們吃夜飯，你在鬆下等不多時他也來了。」

二人剛剛吃飽，聞言大喜謝諾，眾村人一聽，二人果與老人相識，並還命人帶信令其前去，越發多出好感，紛紛喜托二人代向三老太公致敬。二人應了，隨即辭別上路。

因看出三老蹤跡雖極隱秘，對於近山這些土人卻不隱瞞，雙方情分尤為深厚。樵夫人更熱誠，邊走邊談，再三指點如何走法，不由越談越親近，因而問出丙容乃老人最小而最鍾愛的小曾孫，年才十六七歲，在全家人中年紀最輕，本領卻是驚人，並還膽大包天，機警絕倫。常時孤身出山，去尋沿江那些水賊的晦氣，水性也極高強，曾由水中駛往洞庭，鬧出許多故事。

君山那多有本領的水寇，事後竟無一人尋到他的蹤跡。近已不許出山，雖不知為了何事，所鬧的禍決不在小等語。這還不奇，最奇是聽樵夫口氣，對方竟是一個少女，可是姜飛稍一探詢，樵夫定必支吾其詞，面現為難之容，沈、姜二人也就不再多問。因覺丙容是主人最心愛的小曾孫，本領如此高強，照樵夫所說，分明連君山賊巢水寨均曾孤身一人前往大鬧，許還不止一次。少年心性，先就有了敬佩之感。

這條路雖與王鹿子所開有異，方向相同，地點又對，比較要近得多。只走直徑，認準日影，翻了一山又翻一山，一路越崖跳澗，照直前進，連翻過幾處峭壁危峰，到一嶺脊之下，往旁再繞百十步，由一山谷盡頭穿出，前面便是花石樑旁淺坡古松之下，紙條上面也曾提到，只沒有這樣詳細。到了前面崖下，樵夫不能再送。先見二人這樣年輕，這等險峻高聳的危崖峭壁不大相信二人能夠從容上下，去時並還帶了兩條長索，準備相贈。

二人嫌那索太長大，攜帶不便，再三推謝，才未勉強。後見二人施展輕功，飛身直上，端的捷如猿猴，輕同飛鳥，方始驚喜稱贊。眼望二人到了崖頂方始揮手別去。

二人常在山中奔馳，自然不以為意。一到崖頂，便看出前途形勢雖是峰崖雜沓，豁澗縱橫，估計並不難走，包裹中又帶有一副女俠段無雙所贈特別的套索，又長又細，堅韌非常，不在大俠湯八所用套索之下。為防萬一，又當草木茂盛之時，惟恐途中遇到蛇獸侵襲，還加了小心，連套索也取了出來，由姜飛拿在手上，一同翻越前進。

剛越過三處峰崖，遙望山巒起伏的平野之中有一孤峰拔地而起，與別的山嶺均不相連。峰下竹樹蔥蘢，田疇人家隱約可辨，知道當地便是飛猿峰下的壽星坪老人村三老所居之地。如走直徑相隔也只三四十里，山勢雖然越往前越低，一層接一層低將下去，所經之處比起來路還要險惡，溝壑又多，並無先料之易，好在中間一段石多土少，風景越發奇秀。

許多千百年以上的古木喬松蟠曲挺生崖隙石縫之中，蒼鱗冉冉，鳳舞龍飛，形態生動，美不勝收。更有各種奇花異草疏落落到處叢生，與白石清泉交相掩現，溪流淙淙，如鳴清磬，空山無人，景真幽絕。忽然一陣山風，萬壑松濤發為洪籟，振衣千仞，四顧蒼茫，直有凌風化去之感。

攀越雖險，仗著一身輕功，又當晴日麗空之際，雲霧不興，老遠都可看到，風景又好，一路飛馳，不覺越走越近。最後越崖過去，到了樵夫所說橫嶺不再往上走。順著嶺腳繞過，轉入山谷，還未出口，便見前面絕壑前橫，瀑布之聲越發洋洋盈耳。等到穿谷而出，面前忽又現出一片奇景。

原來口外是條大壑，對岸一面是片參天峭壁，上面密布苔蘚，大小兩條瀑布由近頂缺口玉龍飛舞倒掛下來，卻又不似別處瀑布那樣直落千丈，都順著崖上陡坡曲折蜿蜒，飛舞而下，一直衝向崖腳澗壑之中，宛如兩條銀練天紳舒捲，貼崖而下。所經之處好似天然生就的石級，沒有一處中斷，崖勢偏是那麼陡峭，除瀑布所過略有波折，形成長長短短、大大小小的水路而外，整片崖壁都是排空直上，一削到底。

瀑布發源之處水力太大，激濺起來的水氣宛如一團剛湧起的雲霧籠罩其上，煙水空濛，映著斜陽，閃變起千層冰絨霞影，山風吹動，似欲飛揚。壁上石縫中又挺生著許多古松，都是曲乾盤纖，由崖壁上蜿蜒飛舞而出，比來路所見古松態更奇詭。上面寄生的篤蘿藤蔓又多，時見大叢香花絲絲下垂，因風搖曳。

水大流急，壑中的水離岸不過丈許，清泉滾滾，驚濤電射，空山回響，聒耳欲聾。那石樑天然生就，形如一座平橋，與兩岸相連，其乾如掌，長達三丈，寬約一半，石面卻只尺許厚薄，最厚之處也只三尺。人立樑上，目注飛瀑流泉，聽那轟轟震耳的泉聲四山響應，彷彿天鳴地動，整座石樑就要崩塌，稍微眼睛一花，人便隨流水去光景，涼翠之氣撲人眉宇，地上乾淨得不見一點灰塵。

崖對面是片石坪，來路右側有一石坡，與谷口崖缺相連，地勢卻極寬大，通體皆石，草木不生，只斜對瀑布。淺坡之上生著兩株古松，形態之奇還在其次，最妙是兩株平立，相去不過丈許，鬆身高大，蔭蔽又寬，夕陽光中億萬蒼針都成金色，人立鬆下，正看斜對面的瀑布，景物之妙便畫也畫不出來。

石樑對崖的大片石坪也是石多土少，但有好些高只一兩丈的奇石怪峰立在那裡。石多瘦削清奇，人家園林中的假山也似，方圓數十畝一片淺坡石坪，除側面遙對的那片大峰崖外都沒有什麼草木，惟獨這些大小石筍旁邊十九都有蒼松翠竹、嘉木奇花之類附生在側，清麗絕倫。

石坪原似一片略帶弓形的平野，由對岸展向前去，盡頭之處有一天然石門，兩崖對立，突然由地拔起，但不甚高，門卻寬大，看去極像一條谷口。因那兩崖均是嶺崖盡頭，東西蜿蜒往兩旁伸將過去，越長越遠，上面樹林卻多，直似一條蒼龍居中切斷，又似兩條相對的龍尾，當中現出一個門戶。

遙望口內，人家花樹田畝縱橫隱約可睹，景更清幽明麗，相隔較遠已是如此，內裡還不知如何好法。

因見鬆下無人，以為丙容業已離開，便去鬆下坐待，一面望著斜陽光中的奇景。正在觀賞稱贊，忽見谷口來路上飛也似馳來一個少年，先當丙容尋來，忙同起立，姜飛正覺來的雖是一個少年，比樵夫所說身材較高，看年紀也決不止二十以內，心方一動，以為料錯，待要向其請教，來人已不等招呼迎面趕來。

雙方剛一對面，少年便先說道：「真對不住，我因容妹被她父親喊去，走時托我代為接待。先托的樵夫雖已走了多時，心想山路崎嶇曲折，多半還未尋見二位師叔，急於相見，又恐誤事，競欲趕往前途迎接。不料趕到一問，才知二位業已起身了個把時辰，忙又回趕，且喜不曾誤事。」

「二位師叔真太好了，否則我白跑一趟，容妹還要怪我，豈不冤枉？如今三位大師祖均已下山，這次回家好似為了二位師叔之事而來，師祖算計師叔今日必到，業已安頓床鋪，並令家師做主人，到得如晚，今夜稍微歇息，明朝再見三位太師祖。」

「容妹因為答應了人家，自己不能前往，我又不肯違命私出，無法幫她，十分愁急，難得二位師叔到此，惟恐當著諸位尊長不便開口，到了村中難有細談機會，方才本在這裡等候，偏又離開，其實明日抽空一談並非無望，只為容妹性剛心急，想到必做，惟恐誤人之托，非和二位師叔先見一面不可，以致遠客到來，不先迎進村去，諸多失禮，還望二位師叔原諒才好！」

隨請二人同坐鬆根之下，互談經過。

原來丙容本是丙烈的曾孫女，因其聰明膽勇，雖是最小的一個曾孫女，最得祖父尊長歡心。大老丙炤又無子孫，對她尤為鍾愛。從六七歲起便帶往飛猿峰頂石室之中，隨同上下，接連盡心傳授了一身本領，滿了十五歲方始下山，從小便當男子看待。

丙容志大心高，更以男子自居，雖經家人勸說，你說男女一樣，這等以男子自命的口氣便是看輕女子，丙容心喜男裝靈便，還是不肯更改。前山村人知她脾氣，彼此情分又好，自一下山，兩三年中便幫了土人許多大忙。

又最愛抱不平，常時瞞了家人借故私出，孤身一人往來沿江上下流一帶，做那扶危濟困、除暴安良之舉。因大老對她格外憐愛，以前朝夕相隨，已得到曾祖父的真傳，並精劍術和曾祖所賜一對寶鉤，簡直所向無敵，專論本領，非但兄長同門，連父母叔伯都幾乎比她不過，因此心雄氣壯，膽子越來越大。

新近聽說君山水寇吳鼻越發猖狂，岳州洞庭湖邊還有兩家惡霸也是聲勢浩大，無惡不作，為了兄妹間一句戲言，孤身犯險，由水路趕去，直達君山水寨和惡霸莊中接連大鬧了兩次，再由水裡溜走。群賊驟出不意，費盡心力，到處搜索，人已無蹤，誰也不知她的來歷蹤跡。丙容心正高興得意，不料剛一回山，便被乃父、乃祖知道，嚴詞數說了一頓，從此禁止出山，並告以君山、岳州兩處賊黨互相勾結，成了死黨，凶殘越發高漲，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挫折。

你一孤身少女，全仗機警膽勇，出其不意偶然鬧上一次，才能僥倖成功，全身而退，使敵人白受了一次驚擾，連影跡都未尋出。表面上賊黨雖然吃了一點小虧，一大體並無損害，反而因此增加戒備，使後去的人更多艱險，非但失策，於事也是有損無益，這類嘗試可一而不可再。

如其因此得意，這兩處敵人均有不少能手，一被發現凶多吉少，就這樣還要防到萬一賊黨發現蹤跡，請出能手到山中暗算，如何還可再去？如今武當諸俠看出時機將至，已快發動，準備一舉成功，永絕後患，此時冒失前往，一個不巧便在無意之中為武當老少諸俠添出多的枝節。為此不許離山他出，連靠近前山一帶的獵場均不許其前往走動。

丙容天性義俠，心高好勝，雖覺父母之言有理，但因上次去往錢、王二惡霸所強佔的沙洲上面放火擾鬧時，遇見兩個少女陷身賊巢，另外還有一個同伴病倒在人家內，進退兩難。丙容業已答應將其暗中接走，後來看出賊黨勢盛，惡霸這面又接到君山那面信號，兩下聯合，大舉搜索，水上水下俱都有人，仗著精通水性，本人無妨，帶上三人同逃卻是萬難，時候也來不及。

知道這兩處敵人均有能手主持，戒備嚴密，自己全仗對方驕狂大意，冷不防下手，才能成功而去。敵人已經發動，再如不退，被他發現，那三人還要受到連累，只得先由水底溜走，一路穿波飛馳，仗著臨機應變和練就的水性武功，連衝過幾層難關，水陸並進，連夜趕回。

本意回到村中，暗中約上兩個幫手，再往惡霸莊中將那三人救出；誰知祖父已先得到信息，並還說起她這僥倖成功全仗兩位前輩大俠暗助，連用種種方法愚弄敵人，才得安然無事，連一個敵人也未遇上。

兩處賊黨卻被激怒，戒備越嚴。這兩位前輩大俠雖不認得丙容，卻看出她的來歷，一直跟到荊門山，並乘她和村人聚談打算設法遮掩時，搶先往見主人送信，得知此是丙烈曾孫、丙威之孫、丙南薰之女，著實誇獎了一陣，隨將來意說出，要乃父好言勸告，不可再令前往。

丙容人極聰明，明知所說有理，無奈答應了人家，來客又在自己到前走去，不知此事，無法轉托。祖父尊長偏又說什麼也不許再往犯險，越想心越不安。正在愁慮發急，忽聽沈、姜二人前來，非但武當諸俠所派門人，並且還是兩個惡霸的深仇，此去便為打入賊巢內部，準備將來內應，如托代救三人，比自己親身前往更強得多。

心雖一喜，但恐來人素昧平生，雖然彼此年紀都差不多，行輩卻是不同，就照武當諸俠中兩位交情最近的人而論，也比自己高出一輩，如以上鹿子記名弟子而言，簡直高了三輩。這都不談，父母昨夜裡又曾囑咐，大鬧君山和沙洲惡霸水莊之事不可再放心裡，那三人雖同陷身賊巢，暫時決可無事，真有危險也有解救，用你不著。

聽這口氣，轉托來客相助解救多半不許。回時雖未說明何時往救，這類被困的人心中終是萬分愁急，業已答應人家，如何使其每日苦盼？為此想在二人未到以前與之商量，在鬆下等了些時，算計二人既是王鹿子的記名弟子，又是武當、秦嶺諸俠的門人，輕功必定好極，如與送信的人相遇。

此時應該快到，性子又急，盼望太切，便去崖頂皆望，忽被乃母遠遠望見。因其離開了半日，本恐愛女又要出什花樣，想喊她回去。同時村中又來了一位遠客，對於丙容最是喜愛，欲與相見，當時由乃父丙南薰將她喊回。

丙容因父親自來呼喊，又有一位老前輩來訪。不能不去，惟恐錯過，恰巧同門師兄耿重跟了回來，二人交情最深，耿重又深知她的性情為人，當著師長雖然不敢明言，見丙容走時，抽空使了一個眼色，立即會意。

當地本是村人觀瀑之所，耿重雖因常時暗助師妹出外生事；並代負過，受過師長責罰，因其少年英俊，平日用功耐勞，本領又高，除對這小師妹鍾情太甚，只要丙容一說，無論何事，哪怕犯規受責均非所計而外，平日最為恭敬細心，本身從未犯過，因此三輩老人對他均極鍾愛。

上次丙容私自離山，並未使其知道，事後聽說嚇了一大跳，深知這位心上的性情，此事不辦，必要千方百計早晚前往把人救走才罷。本就擔著心事，恐又出山涉險，因丙容平日均常和他同出同人，當日卻不許其在旁，心中生疑，再三盤問，得知底細，還不十分放心，暗中守在山口裡面窺探，丙父一去，立時跟來，當然一點就透，暗朝丙容點了個頭，便借觀瀑採取附近藥草為名，代她守候。

先在松下等了一陣，不見人來，格外討好，又趕往前村打聽人到也未，一聽已走，先還有些後悔，惟恐錯過，趕到坡前一看，二人均在那裡，心中一喜，便將丙容所托之事仔細說出。